

# 民初怪人葉德輝

劉心皇

## 清末民初第一怪人

我在前幾年，曾寫了一篇「葉德輝二三事」，簡要的將葉德輝的怪事趣事以及他喪命的事，敘述一下。現在，有人詢及葉的生平，我便首先把那篇東西鈔錄於次：

長沙葉德輝，字煥彬，因臉上有麻點叢集，湖南人都叫他「葉麻子」。他是清末民初的第一個怪人。他怪在什麼地方呢？

一、他底藏書的怪說：左舜生在「記葉德輝」一文中說：

「……其人郁郁多文，辯才無礙，精版本學，藏書甚富，而於清代人物之著作，蒐集尤為完備。平日將所有藏書之善本，閉置一樓，不輕以示人，亦不肯出借，嘗書一字條貼於書櫥：『老婆不借書不借。』」

喻血輪先生在「綺情樓雜誌記」第二集中說：

「……其（指葉）收藏圖書中，凡認為希世珍品者，往往夾入春宮畫片一二張，人問其故？德輝謂：『此種畫片可防火災，吾家別無財產，視書籍為生命，故不能不以有

效方法，驅逐火神。』人問火神何長春畫？德輝謂：『火神原為一貴小姐，其侍婢達三十六人之多，後被玉皇大帝降為灶下婢，其神力與灶神相等。平時好着黃色服裝，怒時則穿紅衣，但因其出身閨閣，即在怒發之際，一見猥褻畫片，亦不能不遠而避之。』

二、他底幽默和罵人：葉德輝嘗對人說：

「戊戌後，我在湖北任存古學堂總教習，一日張香帥（之洞），在『抱冰堂』宴客，我在座。香帥於康梁初不甚拒，且於康所發起之強學會略有資助，維新失敗後，張乃多方洗刷，力證其與康梁無關，時梁啓超亡命日本，於『清議報』發表與張之萬言長書，於唐才常一案對張攻擊無所不至，我一切裝作不知，乃故意向張大開玩笑：『香帥，你這個『抱冰堂』與『飲冰室』有多少關係吧？』張乃連聲答曰：『我的在前，我的在前。』」

關於葉罵人的故事很多，這裏只舉他最後的一次：民國十六年，他送中共主持的「長沙農民協會」一聯，聯中說：

農運宏開，稻梁菽，麥黍稷，盡皆雜種。

會場廣闊，馬牛羊，雞犬豕，都是畜生。

中共就根據這個「對聯」，把他殺害了。

三、他底怪自傳：葉德輝在他著的「于飛經」裏，有一篇「自傳」：

「予，世之共目為不中方圓人也。天生予不中方圓耶？抑天之生子而予自不中方圓乎？予何知哉？憶始年五齡，從塾師馮先生讀，始窺九經。繼父命予治子史，予得天之悟，終卷了了。願性好侮長，無論其為親為師，皆侮之。馮先生憤予謾，嘗摩予頂而言曰：『斯兒小時了了，長未必佳。』予深識之。迨長予性不受羈束，不徒侮長而已，甚而好狎下。里人乃大交詬責，斥予為狂人。予得狂人之名狂乃益烈。鄉人愈深痛惡，然予能解經，相契類敬長。知我者不謂狂也。予既窮經，頗得其獨抱。後偶於吳市，得購黃祖書數帙，遂好治房中之術。而乘經史不更道。天下益大誹笑，嘗我曰：淫夫，鄉里

尤得其誹謗資，予知若輩盡非我徒，遠之愈不敢稍親，人亦遠我不略通一二言。吾乃閉戶治我道。稍有假我名以爲市者，聽之未嘗略拒。吾葉德輝三字，遂爲叢垢所，悲夫！

四、好漁色：左舜生說：

「其（指葉）晚年在上海，猶借其弟子曹某同往宿娼，曹且因此染有惡疾，此其人親舉以告余者。其長沙居室中懸有仇十洲畫一幅，羅帳低垂，榻前置男女鞋各一雙，一小貓踞榻外，圓目凝住，舉爪攬帳，使人

會心於意外。」  
能將這種近似「春宮」的畫懸掛起來，不能不說是怪舉動。

五、他底怪叢書：他底著作，有一總名稱，叫「葉氏叢書」。其中「以談版本源流之『書林清話』一書尤有名。」這一冊並不怪，可以略而不談。現在，談談他底「治房中之術」的「雙梅景閣叢書」。

這部叢書，從前曾聽人談起過，說是我國最早的「性經」。內容如何如何？說得誘惑而玄妙。只是沒有機會看到。最近，在市



葉 德 輝 (1864—1927)

康梁的死對頭，反共的急先鋒，治房中術的怪人葉德輝。

上看到三種本子，一種是這個叢書的原版，大本線裝連史紙，書封面有譚延闓的題簽，扉頁有「長沙葉氏郇園刊行」幾個字。一種是照原版翻印的，除縮小到三十二開本外，其餘都是一樣的。儼然是一種堂堂皇皇的書籍。另有一種是普通的三十二開報紙本，書名改爲「玉房秘訣」，刪掉後面的青樓集，脫去堂皇的外衣，沒有那種嚴肅氣氛了。

這部叢書，包括

「素女經」、「素女方」、「玉房秘訣」、「玉房指要」、「洞玄子」、「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」、「青樓集」等七種，書是葉德輝搜集，又加以編選，刻印的。除「玉房指要」外，其餘諸書都有葉德輝的序。（「大樂賦」雖無序而有跋。「青樓集」的序是朱經寫的。）  
這些書的來源，葉德輝在「新刊素女經序」中說：

「隋書經籍志子部醫家類，有素女秘道經一卷，注云：並玄女經，又有素女方一卷。新舊唐志均不著錄。惟日本寬平中，見在書目有素女經一卷，而無玄女經，素女方；疑其時，合爲一書，不復分列也。寬平當中國唐昭宗時，其時彼國齋書之使，絡繹於道途，故五代亂後亡書，彼國皆有傳者。此經雖未見有刊本，而載在彼國永觀二年丹波唐賴所撰醫心方廿八卷中，首尾貫通，似是完帙。永觀二年爲宋太宗雍熙元年，去唐未遠，其中所採玉房秘訣，玉房指要，洞玄子並此經，皆言房中之事。……」

我想這些書，雖然不能確定黃帝與素女的問答真有其事，（「素女乃古神女名，明天地陰陽之道，善房中術」。——神話）而論及房中術的道理和技術，實有精彩的地方。如果說，這本書是後人的假託，也是最早的「後人」（可以說是「古人」了），最早的幾種談性的書籍。可惜的是，自這本書出現，隨即被視爲不脛而論的書，也被視爲應該禁止的書，阻止了繼續研究的

人，以致關於「性教育」落在西洋各國的後邊。葉德輝不怕別人的譏笑和誹謗，敢於在「假正人君子」橫行的時代，編印這部叢書，讓大眾欣賞一下古人的祕書，實在應算是一個有胆量的人。

上面是我從前，簡單的把葉德輝的「怪」處，勾畫一下，現在，再補充幾點，使願意對他了解的人，更明白一些。

### 蒐集古代性書多種

一、葉德輝「目空天下士」，吳梅在葉被共黨殺害之後，有哀葉五律兩首云：

「目空天下士，為我偶垂青，豈意一朝別，南天見落星。詠諧得奇禍，刑辟失常經，安得中郎筆，重書有道銘。」

「大名垂四海，小隱寄三吳，曾造通儒第，

，如披博古圖。奇文蒐紫簡，餘技事丹爐，竟殺讀書種，天高何處呼？」

吳氏此詩，收在「霜崖詩錄」中，對葉的生平好尚，予以描繪。

二、葉氏叢書中，獨「書林清話」，尚在流傳，海內外都有翻印本，傳播甚廣。為葉氏的不朽之作。叢書中的「郁園書札」，亦多妙語，更可見出其「目無天下士」之性情。特摘錄兩則於後，以見一斑。

①與劉先端黃郁文書云：「超回邁賜之名，通於吳楚；公羊孟子之教，橫於湖湘；蒙馬小虎皮，沐猴而冠帶，中無所有，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，而乃誇大其辭曰：吳日出任時艱，皆學堂十六齡之童子，顏之厚矣，得非喪心之尤乎？且夫西人之勝我者，輪船也，槍砲也，製造也，非回也，賜也，公羊也，孟子也，所學非所用，夫子自道也。」

# 雙梅景閣叢書

丁未長至譚延闓署

甲辰會元譚延闓為葉德輝所刊行之雙梅景閣叢書題字，時在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。

所蒐集各書，均為古代性書。唐史以前，

②與戴校官書云：「康有為何足言學，一二徒黨攀援朝貴，簞鼓無學之人。其門徒之寓上海者，恆稱其師為孔墨合為一人，有人言孔者孔方兄，墨者墨西哥，聞者無不笑之。迹其生平，無一日一時不奔走呼號於天下，既不容於鄉里，又不齒於京師，其流毒獨吾湘受之，此則鄙人所必爭，而不僅在於學術矣。」

以上兩則書札，均作於戊戌政變以前，對康梁加以無情的攻擊。

三、葉氏所刻的「雙梅景閣叢書」，

都有「性書」的記載，宋史以後，便把此類書刪除不載。歷代史書中，以班固所撰的「漢書」，把「性書」記載最多。稱為「房中」之書的，有「容成陰道」二十六卷，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，堯舜陰道二十三卷，湯盤庚陰道二十卷，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，天一陰道二十四卷，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，三家內有子方十七卷。一共八種，共一百八十六卷，班固對這類書，還撰有批評的話道：

「房中者，情性之極，至道之際，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，而為之節文。傳曰：先王之作樂，所以節百事也，樂而有節，則和平壽考，及迷者弗顧，以生疾而隕性命。」

這是說，研究房中術，固是「情性之極」，「天下一大樂事」，但不能沒有節制。假如沒有節制，便會生病而死亡。

這一類的「性書」，失傳已久，至葉德輝始廣為蒐集，至清光緒癸卯年（一九〇三），始行刻印。葉氏對古代性書的保存和流傳，是有其不可沒滅的功績，否則，我們便很難見到這一類書的真面目了。

民國四十年間台灣有影印本流行。其中的「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」，為唐白行簡所撰，葉氏謂：出自敦煌縣鳴沙山石室，確是唐人文字，比之楊升庵偽造「雜事祕辛」，袁隨園假託「控鶴監祕記」，要真實得多。此賦原抄訛脫甚多，讀之不易，筆者曾加標點注釋考證，容後，自當向讀者諸君再作一介紹。

九月卅日於台北